

游藝志道

清廷歲月中的郎世寧

鄭永昌

西元一七六六年七月十六日，北京朝廷與當地耶穌會傳教士們，正準備為一位年近八旬，畢生致力於藝術畫作與宗教傳道的弟兄，義大利籍耶穌會士郎世寧籌辦慶典，希望三天後在他的生日獻上祝福。然而，慶壽活動未及舉行，郎世寧卻在當天走完了他的一生，結束了半世紀在華歲月。郎世寧的逝去，為朝廷以及在華耶穌會士帶來深切的哀傷與惋惜。時至今日，郎世寧在中國，無疑是位家傳戶曉，響噓噓的人物，在歷史教科書上，更是介紹明清之際來華西洋傳教士中的主角。今年正值國立故宮博物院建院九十週年，更適逢郎世寧來華三百週年，在籌備院慶之際，特規劃郎世寧特展，以紀念他在十八世紀中西藝術交流的重要貢獻。

前言

郎世寧 (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西元一六八八年七月十九日，出生於意大利米蘭市，一七〇七年，十九歲的郎世寧加入熱那

亞耶穌會：一七一四年，接受葡萄牙傳道部的派遣來華傳教，自此展開他未來在華長達半世紀的經歷。當年四月十一日，郎世寧搭乘聖母希望號 (Notre-Dame de L'Espérance)，

從葡萄牙里斯本出發，同行者還有著名的外科醫生羅懷忠 (Jean-Joseph de Costa, 1679-1747)，他們經歷了一年四個月的海上歷程，終於在次年八月十七日抵達澳門，時值清朝康熙



清 郎世寧 四季花卉棋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紅色諭旨》 康熙55年9月17日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重申中國教徒拜天祭祖的禁令。此舉引起康熙皇帝的不滿，認為外國干涉中國禮儀，隨之開始收緊在華教士的傳教自由。這是郎世寧抵華之初的情況，也使得他來華傳教使命，自始遭受挫折與挑戰。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皇帝更下令武英殿刻印《紅色諭旨》（又稱紅票），發給來華西洋人，並要求帶往歐洲交給羅馬教皇，傳達中國禮儀不是迷信，與天主教義亦無抵觸的訊息，在紅票上清楚看到郎世寧拉丁文簽署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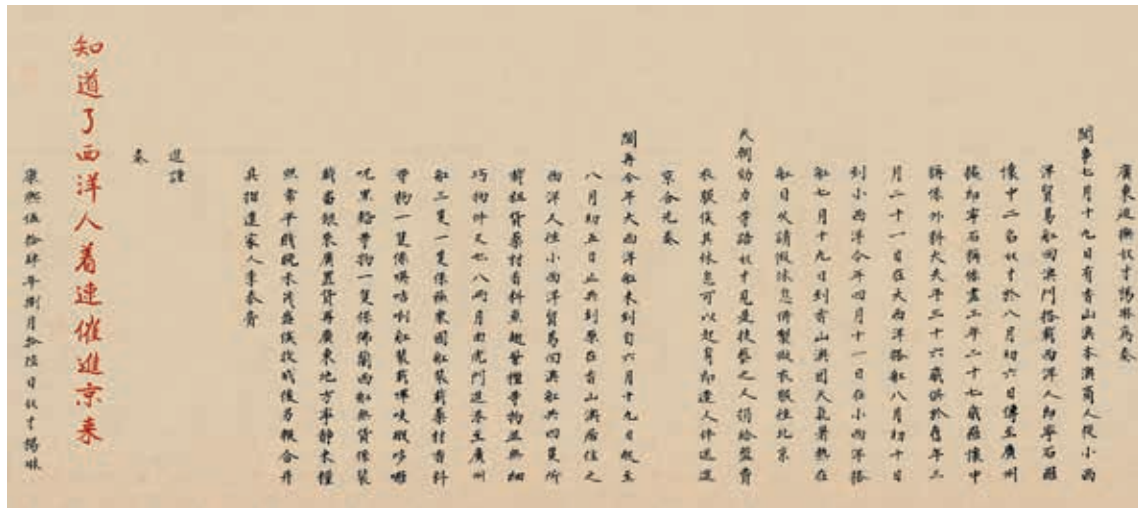
（圖二）由此可知，郎世寧抵華初期，在羅馬教廷與中國禮儀之爭過程上，來華傳教士不得不順應中國朝廷立場，即使傳教士內心充滿許多掙扎。對康熙皇帝而言，他將郎世寧視為一位畫家而給予優容，但對他信奉的宗教與傳教使命卻不以為然，他只需要郎世寧在宮中作畫，卻不願給予任何傳教的方便。

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康熙皇帝開始傳旨令郎世寧繪畫，其中多幅畫作由於賞賜給大臣如關係、勒什亨、佛倫、馬爾賽公、孫查其以及

大學士馬齊與眾阿哥們，其畫藝才能開始顯露與受到肯定。其後更應康熙皇帝之命，將西洋畫技傳授給內廷柏唐阿（batangga，滿語，意指當差之人），包括佛延、全保、富拉他、三達里、班達里沙、八十、孫威風、王玠、葛曙、永泰等人。到雍正年間，這些人當中依然在郎世寧下學習，或開始獨立作畫。

郎世寧為了獲得傳教方便，遵照康熙皇帝的旨意，積極學習中國傳統繪畫與文化觀念，努力創作迎合皇帝興趣作品，爭取皇帝信任，同時也開始大膽革新原有所學，積極揉合中國傳統繪畫與構圖技巧，掌握中式筆墨特性。他適時調整，利用畫藝維持與中央權力核心的關係，潛移默化推行教廷賦與的任務。

康熙朝晚期，郎世寧開始透過北京教友的幫助，拓展他的交遊範圍。例如藉由蘇霖（Joseph Suarez, 1656-1736）與費隱（Xavier-Ehnhbert Fridelli, 1673-1743）的引介，與王室成員努爾哈齊玄孫蘇努一家建立交情，並為蘇努第十子書爾陳府上小教



圖一 廣東巡撫楊琳奏摺 康熙54年8月16日 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五十四年（一七一五）七月十九日。從此直至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七月，長達五十個年頭，郎世寧以其繪畫技藝為清廷服務，他滿心認為是獻身上帝應達成的使命。

郎世寧抵華之初，開始接受中華文化薰陶，入宮後潛心學習滿漢語言。他才華洋溢，敦厚博學，謹慎守份。為求適應皇帝的藝術品味，大膽創新，探索與實踐西法中用，中西結合的繪畫技法，創作了許多題材廣泛、膾炙人口的名畫，為中西藝術文化交流譜寫新的里程。他創立了揉合中西畫風的新體畫風，豐富的表现力與扣人心弦的感染力，舉凡花鳥畫、肖像畫、線法畫、紀實畫、年節畫，甚至工藝與建築裝飾畫等，皆唯肖唯妙，逼真傳神，深獲清宮皇室的喜愛與激賞，也成就了他在內廷供職半世紀的名聲與地位，並獲得身後世人對他的景仰。

康熙朝：初抵中國的活動

康熙五十四年八月十六日，一份來自兩廣總督楊琳（？~一七二四）

的奏摺，報告郎世寧與羅懷忠兩人抵達香山澳門的消息，並奏稱兩人是「技藝之人」，準備遣人進京效力。康熙皇帝看完楊琳的奏摺後，隨即在摺尾批示：「知道了。西洋人著速催進京來」，由此可見康熙皇帝對擁有技藝西洋人的重視。（圖一）摺中將郎世寧稱作「郎寧石」，而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紀錄裡，到雍正朝郎世寧的稱呼仍未統一，或稱「郎石寧」，「郎士寧」或「郎世寧」，直至乾隆初年始一致稱作「郎世寧」，而他若瑟字號，則可能是抵華初期所取。

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經兩廣總督派人伴送，郎世寧等人終於抵達北京，在馬國賢（Matteo Ripa, 1682-1745）的引介下，郎世寧覲見了康熙皇帝，隨即被派到宮中如意館工作。

郎世寧到達中國前，羅馬教皇克雷芒十一世（Pope Clement XI, 1700-1721）曾派多羅（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 1668-1710）來華，攜帶禁約，頒佈教諭，



圖五 清 郎世寧 四季花卉棋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瑞圖》(雍正十年,一七三二)等著
名畫作上,技法以西法為主,參酌中
國傳統工筆技法,逐漸體現郎世寧成
功揉合中西畫風的新體風格,並深獲
皇帝的讚賞。
郎世寧為雍正皇帝繪製的作品,
表現出對聖君明主的歌誦,如《聚瑞
圖》寓意豐收祥瑞,畫中蓮花象徵清

廉德政,迎合雍正皇帝登基之初政治
清明,慶賀世得明君,連年嘉歲之意
(圖三);而《畫嵩獻英芝圖》則是
恭賀雍正皇帝誕辰萬壽無疆,畫中白
鷹峙立岸邊,呈現君臨天下,傲視涯
岸的英姿。(圖四)雍正皇帝對郎世
寧這些創作,心領神會,自然對郎世
寧讚賞有加,也逐漸使郎世寧在眾多
宮廷畫師中脫穎而出。他善於吸收中
國傳統文化元素,透過畫作頌揚聖君
明主,期能化解皇帝反教情緒。然
而,在皇帝的心中,宮廷畫師與傳教
士的身分,始終是涇渭分明,郎世寧
的努力,始終未能獲得滿意的進展。
在宮廷活動中,郎世寧除了為皇
帝畫畫外,也繼續向其他內廷畫工傳
授西洋畫藝,如班達里沙、永泰、孫
威鳳、王玠、王玠之子王幼學、王儒
學,其他如焦秉貞、冷枚、唐岱、徐
揚等人,他們畫作中所表現的透視技
法,都受到郎世寧的影響。
與此同時,郎世寧也與皇室家
族建立密切關係,重要的人物像是果
親王允禮(一六九七~一七三八)、
怡親王允祥(一六八六~一七三

○)、慎郡王允禧(一七一
一七五八),以至未來皇位繼承人寶
親王弘曆(一七一~一七九九)等
人,都是郎世寧積極爭取建立友誼的
對象。郎世寧為他們繪畫,透過繪畫
確立彼此友誼,企圖為其傳教事業創
造機會。郎世寧是虔誠的信徒,傳教
是他的職志,以其不息毅力與意志,
藉由繪畫為手段,鏗而不捨為傳播宗
教點滴累積基礎。
北京故宮博物院聶崇正先生曾
對郎世寧畫作中「臣字款」與「非
臣字款」進行細緻研究。他認為郎氏
畫作署款,間接反映出他在雍正朝
利用繪畫結交顯赫權貴。例如郎世
寧所繪的《寫生花卉》冊,題款「郎
世寧敬畫」;另一幅《四季花卉圖》
棋盤,署款「郎世寧恭畫」,是為尚
未登基前寶親王弘曆所繪(圖五),
此兩幅畫作在弘曆登基後攜入宮中,
由王府收藏成為宮內藏品。郎世寧除
了積極向未來皇位接班人寶親王弘曆
靠攏外,雍正元年郎世寧透過蔣廷錫
(一六九九~一七三二)的關係,
共同為怡親王允祥合畫《楓宸鷹社



圖四 清 郎世寧 畫嵩獻英芝圖 軸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清 郎世寧 畫聚瑞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堂修補聖徒畫像。雖然有限的資料無
法深入了解郎世寧來華初期與北京權
貴交往情況,但多少反映出郎世寧
積極努力,延續明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來華採取的上層路
線策略,藉機拓展傳教事業。

雍正朝：郎世寧的創作企圖

雍正皇帝繼位後,雖然繼續沿襲
康熙朝選用專業技藝傳教士的方针,
但對天主教活動查禁卻較前尤甚。身
處於嚴峻環境的郎世寧,他很清楚雍
正皇帝對西洋宗教的態度與立場,只
有謹慎、恭敬地為皇帝服務,努力實
踐身教會秉持貞潔、守貧與順從的
誓願。

郎世寧的恭順與服從確實讓雍
正皇帝相當滿意,隨著畫作日多,從
花鳥走獸到建築裝飾稿樣,創作中將
西洋元素更加注意融入中國繪畫的風
格,諸如明暗、層次、著色與構圖,
在先後完成的《聚瑞圖》(雍正元
年,一七二三)、《畫嵩獻英芝圖》
(雍正二年,一七二四)、《百駿
圖》(雍正六年,一七二八)、《午



圖八 清高宗撰《御製詩四集》卷88 〈題畫〉 清內府烏絲欄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清高宗撰《龍馬歌題郎世寧所畫》卷4 〈龍馬歌題郎世寧所畫〉 清內府烏絲欄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清 郎世寧 畫果親王允禮像 軸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明，立體感極佳，帶有濃厚的西洋風格。允祥是雍正皇帝在皇族中最信任的弟弟，顧及個人未來前途，郎世寧必定希望透過畫作與怡親王建立友好關係。此外，果親王允禮也是郎世寧結交的另一對象。繪於雍正十三年

（一七三五）〈畫果親王允禮像〉，畫中落款有「郎世寧謹繪」五字，是允禮赴泰寧伴送達賴喇嘛回西藏返還京城時的肖像畫。圖中允禮身騎駿馬，英姿煥發。（圖六）乾隆初年，郎世寧也先後替慎郡王允禧繪〈八駿圖〉，為弘瞻（一七三三）

（一七六五）繪〈馬圖〉冊等，這些皇帝親屬，在雍乾年間都擁有顯赫身份與地位，郎世寧皆透過贈畫建立彼此友誼。至於其他重要大臣，如蒙古族官員莽鵠立（一六七二—一七三六）的結交，與漢軍鑲黃旗年希堯（一六七一—一七三九）建立關係，為他講授西洋透視之法，協助年希堯出版《視學》一書。這些策略，與利瑪竇在華傳教採取「文化適應政策」與「上層路線」基本相同。透過與權貴菁英交往，發揮政治與文化影響力，進而減少、弱化或至消除在中國遭遇的傳教阻力。這些舉動，或許多少帶有功利色彩，但另一面觀之，處於禁教氛圍濃厚的環境中，與權貴菁英往來，藉此維護耶穌會集體利益，無疑是護教行動的必要策略。

乾隆朝：倍受器重與寵信

乾隆皇帝雅好書畫詩文，對優秀宮廷畫師更加重視。郎世寧的謙恭謹慎，與乾隆皇帝之間維持良好君臣關係，也多次獲得皇帝的賞賜，包括飯

食、銀兩與錦緞。郎世寧對於皇帝的恩典，曾賦詩表達感恩之情：

聖世康乾受帝恩，入清一代作朝臣。
中庸西法摹工筆，靜物圖真醒萬民。

詩中一方面感謝皇恩，表達甘願為大清臣子；另一方面希望藉由圖真靜物的方式，喚醒眾生。詩文語帶雙關，表面上說是追求極致以圖寫真技藝使觀者驚豔，其深一層意味是以畫作圖真，傳達造物主創造萬物真諦，希望大清子民覺悟其中要義。

與前兩朝最大不同之處，乾隆時期的郎世寧，一躍成為宮廷的首席畫師，備受恩寵，甚至成為皇帝信任專繪御容的畫師，更擔當許多大型紀實畫中的主筆。在乾隆皇帝的詩文中，均透露對郎世寧繪畫技藝的稱許，如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龍馬歌題郎世寧所畫〉，稱世寧為「神筆」（圖七）；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題畫〉詩中有「寫真世寧擅」，下注：「郎世寧，西洋人，寫真無過其右者」等。（圖八）皆反映郎世寧畫藝在乾隆皇帝心中的地位與份量。《清史稿·藝術傳三》收錄清代著名畫家計六十九位，其中

郎世寧是惟一一位以西洋畫家入傳。傳記內容雖甚簡略，但明確指出郎世寧在清宮畫師當中的地位，即焦秉貞等人也無法相提並論，而頗獲乾隆皇帝賞識的艾啓蒙（Ignaz Sichelbarth, 1708-1780）同屬西洋人，其藝亦亞於郎世寧。（圖九）乾嘉年間，宮內所藏書畫曾被歸納整理，先後編輯出《石渠寶笈》共三編，而郎世寧的畫作被廣泛收藏於各處，包括乾清宮、養心殿、重華宮、寧壽宮、御書房、淳化軒、學詩堂、延春閣，甚至靜寄山莊等處皆有收藏，總數共達五十六種。（圖十）雖然這個數量尚不到郎世寧在清宮半個世紀創作總數的二分之一，但從所藏位置來看，這些地方皆是乾隆皇帝生前起居以及鑑賞書畫的重要居所，由此可知乾隆皇帝對其畫作的喜愛程度。

郎世寧日以繼夜完成皇帝交辦差事，同時也參與了圓明園建築的設計工作，許多的藝術創作，充份展現郎世寧此時融合中西藝術的成熟境界。郎世寧為內廷鞠躬盡瘁、力求完美的自我要求，使得乾隆皇帝對他的關懷更加深厚，不僅曾賞予三品奉宸苑卿



圖十一 《欽定八旗通志》 卷64 清嘉慶4年（1799）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記述郎氏一生，譯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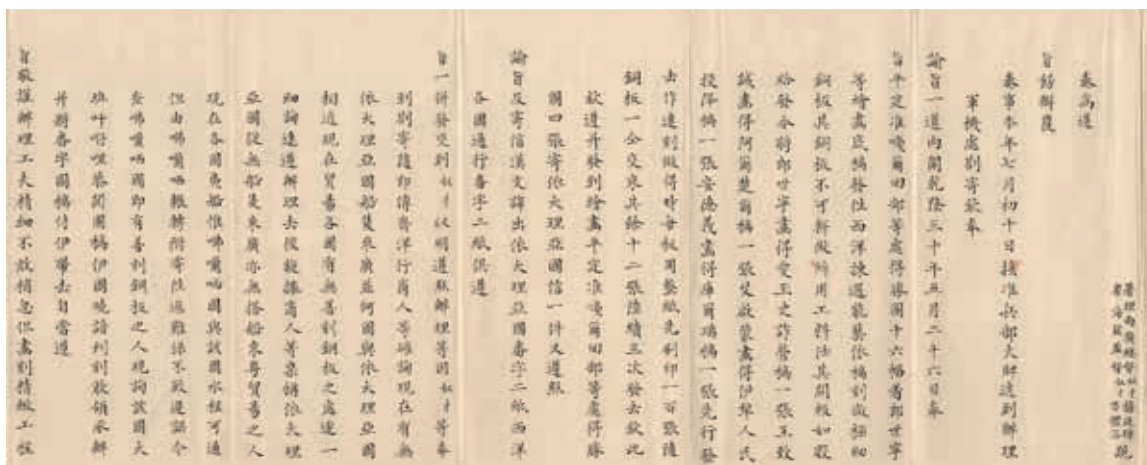
獻給至善至尊的天主。若瑟郎世寧弟兄，義大利米蘭人，耶穌會襄佐修士。一七一五年奉旨入京，以繪畫為宮廷服務五十年，為歐洲博得聲譽，為教會作出卓越貢獻；同樣，在宗教事務方面也卓越完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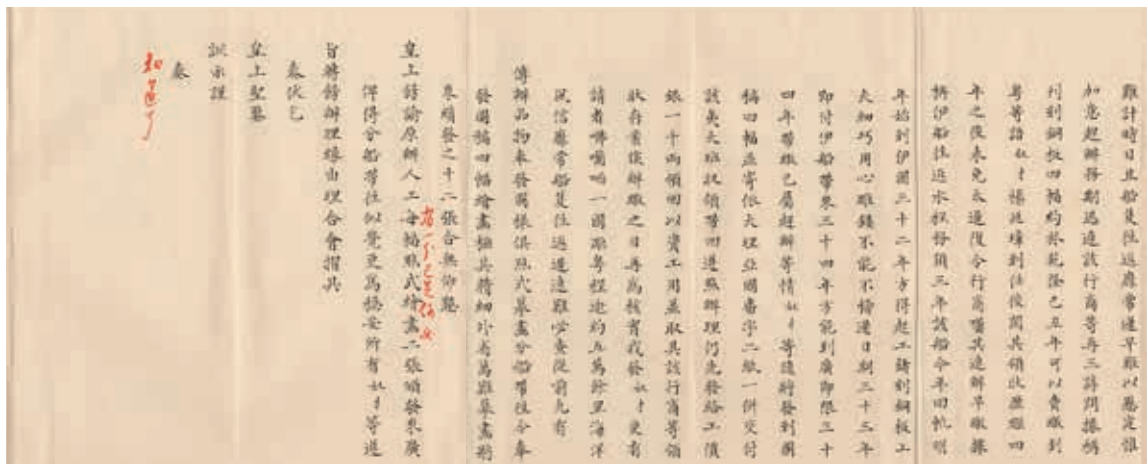
圖十 《欽定石渠寶笈續編》 清嘉慶內府朱絲欄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清史稿·藝術傳三》〈郎世寧傳稿〉 故傳00800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二 署理兩廣總督楊廷璋、粵海關監督方體浴等奏摺 乾隆30年（1765）8月初1日 故宮04686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官銜，而平常的賞賜、患病的關懷以及他七十大壽安排祝壽活動等，都表明乾隆皇帝對郎世寧的器重。甚至在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郎世寧因誤蹈法網，私買旗人土地，按律應當治罪，但乾隆皇帝仍能特賜恩典，曲意包容。並特頒上諭指出：「民人私典旗地，定例甚嚴，屢經飭禁。但念郎世寧等係西洋遠人，內地禁例原未經通飭遵行。且伊等寄寓京師，亦藉此以資生計。所有定例後便典旗地，著加恩免其撤回。」（圖十一）

乾隆帝雅好書畫，對他而言，郎世寧是他的畫友，也是他從皇子時期伴隨成長的臣僚。郎世寧與乾隆帝之間亦亦友的關係，雖然使他在宮廷中地位與名聲日益隆渥，然而對郎世寧而言，獻身天主，為宗教奉獻，努力達成來華傳教事業才是他的畢生宗旨，但這方面卻又是君臣彼此間無法觸碰的禁忌。郎世寧性情溫和，盡量創作適合皇帝興趣品味的作品，但他內心的掙扎、困惑與無奈，努力的順從，期待有朝一日能軟化皇帝禁教的態度與立場。

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郎

世寧已年近八旬，他秉持無比的毅力與耐心，在內廷供職渡過了整整五十年頭，但他的願望始終無法如願。五月十五日，為了酬謝郎世寧、王致誠（Jean Denis Attiret, 1702-1768）、艾啟蒙與安德義（Ioannes Damascenus Salusti, ?-1781）四人完成交辦繪製〈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十六幅銅版畫的起稿工作，並順利透過廣東粵海關將圖稿陸續寄往法國蝕刻銅版，特地賞賜桌飯，這是有關郎世寧最後一次在清宮如意館活動的紀錄。（圖十二）其中郎世寧負責了版畫中〈格登山斫營圖〉與〈黑水圍解圖〉兩幅的繪圖工作。（圖十三、十四）六月初十日（七月十六日），當朝廷與耶穌會傳教士們正準備為他籌辦三天後的慶生活動之際，郎世寧卻無法接受大家的祝賀，在長年累積的勞累中離開人世。對於郎世寧的離去，乾隆皇帝內心無限依戀，在痛失一位伴隨多年的臣僚畫友，他親自為郎氏撰寫墓誌，並對郎世寧一生「勤慎」效命朝廷作出肯定性的總結。論旨刻於「耶穌會士郎公之墓」的墓碑之右（圖十五、十六），碑文左邊則以拉丁文



圖十六 郎世寧墓碑 周維強提供



圖十五 郎世寧墓碑 收錄於高智瑜等編，《逝猶存—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墓地》，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美國舊金山大學利瑪竇研究所出版，2001，頁214。



圖十三 清 郎世寧 格登山斫營圖（正式本） 平圖02122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四 清 郎世寧 黑水圍解圖（正式本） 平圖02123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主曆一七六六年七月十六日度誠而終，享年七十八歲，會齡五十九年半。

小結

郎世寧大半生為清宮作畫，獲得許多榮耀，不但超越同時在華傳教士，也使眾多供奉朝廷的畫師難望其背。郎世寧終其一生，致力實踐中西繪畫會通，既展現西洋求真的優點，並揉合中國傳統藝術文化精神，博取皇帝的肯定與信任。他以紮實的寫實基礎，勤奮好學，在信仰的支撐下，惟恭惟敬、全心全意地為清朝皇帝服務，秉持耐心與決心，五十年來默默忍受體力與精神負荷，終得以獲得更高的成就，也為後世留下使人驚嘆的藝術作品。郎世寧的勤慎，使十八世紀清宮藝術綻放出新格局，同時為中西藝術交流搭構出新局面，其背後仍歸根於他對宗教信仰的犧牲與奉獻。郎世寧長眠於北京，生前死後，受到世人的追念與景仰。在郎世寧來華三百週年的今天，藉由本次特展以茲紀念，並肯定他在十八世紀中西藝術交流的重要成就。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